

新物质主义视角下的《等待戈多》道具分析

韩 瑞

河北大学外国语学院, 河北 保定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18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31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11日

摘 要

《等待戈多》是萨缪尔·贝克特最具代表性的荒诞主义剧作之一, 以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无尽的等待为主线, 揭示了人在荒诞与虚无中的存在困境。以往研究多聚焦语言荒谬性或人物的存在困境, 而较少关注剧中道具的物质性与叙事功能。文章借助新物质主义视角, 聚焦靴子、帽子、树与绳子等关键道具, 探讨它们如何以自身的能动性参与人物行动、身份建构与荒诞体验。文章指出, 这些看似“无用”的物不仅是人物互动的媒介与荒诞世界的存在证据, 也深度介入并推动了剧作主题的生成。研究旨在揭示《等待戈多》中物质世界的深层意义, 并为该作品提供另一种阐释路径。

关键词

《等待戈多》, 新物质主义, 舞台道具

An Analysis of Stage Property in *Waiting for Godot* from New Materialist Perspective

Rui Han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Received: June 18, 2026; accepted: July 31, 2026; published: August 11, 2026

Abstract

Waiting for Godot, widely recognized as one of Samuel Beckett's most emblematic absurdist plays, centers on the interminable waiting of Vladimir and Estragon, thereby laying bare the existential predicament of human beings in the face of absurdity and nothingness. Previous studies have largely concentrated on the absurdity of language or the characters' existential dilemmas, with relatively scant attention paid to the materiality and narrative functions of the stage props. Adopting a new materialist perspective, this paper focuses on key objects: the boots, the hat, the tree, and the rope to investigate how these items, through their own material agency,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shaping

character actions, 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the experience of the absurd. The article contends that these ostensibly “useless” objects not only serve as media for character interaction and as empirical evidence of the absurd world but also profoundly engage in and propel the generation of the play’s core themes. Ultimately, this study aims to uncover the deeper significance of the material world in *Waiting for Godot* and to offer an alternative interpretive framework for the work.

Keywords

Waiting for Godot, New Materialism, Stage Propert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等待戈多》是爱尔兰著名剧作家萨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最具代表性的荒诞主义剧作之一，被誉为 20 世纪最重要的戏剧之一。它的问世不仅奠定了贝克特的文学地位，也确立了荒诞派戏剧作为一个重要文学流派的意义[1]。剧中两位主要人物弗拉季米尔(Vladimir)和爱斯特拉冈(Estragon)陷入一种永无止境的等待状态，期盼着名为“戈多”的神秘人物出现。然而，直到剧作最后戈多也始终未曾露面。该剧以“等待”为核心主题，深刻揭示了人类对存在意义和救赎的永恒渴望，但最终，这些渴望在弥漫全剧的荒诞性与虚无中被瓦解[2]。

作为荒诞主义和存在主义的代表作品，《等待戈多》的学术研究多聚焦于语言的荒谬性、人物的存在困境及其宗教或哲学意涵。然而，较少有研究从物质性与道具维度切入，探讨贝克特如何通过剧中那些看似“无用”的道具来揭示人物的存在困境与荒诞命运。鉴于此，本文引入新物质主义视角，聚焦剧中的关键道具：靴子、帽子、树与绳子，分析这些道具如何凭借自身的能动性(Agency)与象征意义，深度参与并塑造人物的存在体验、身份认同与行动困境。通过对这些“无用之用”道具的分析，旨在揭示物质世界在《等待戈多》中的深层功能。尽管这些道具表面对于主人公来说并未发挥实际作用，却在剧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们不仅是人物互动的催化剂、荒诞世界中的“存在证据”，更是人物认知与行为的核心构成要素。因此，本文将具体探讨以下问题：剧中道具如何展现其物质能动性？它们如何参与建构并反映荒诞主义的核心主题？以及在新物质主义视角下，这些“无用之物”如何被重估它们的存在价值。

当代哲学与社会理论中的新物质主义思潮深刻挑战了物质作为被动客体的传统认知，转而强调其内在的能动性、活力(Vitality)及其在世界共同建构中的核心作用[3]。这一理论转向为重新解读贝克特的《等待戈多》提供了关键洞见。简·本内特(Jane Bennett)提出的“活力之物”(Vibrant Matter)概念[4]，主张物质并非僵死的背景或工具，而是充满生气的“行动者”(Actant)，其物理属性与行为能主动参与并形塑人类情感、行为与意义生成。比尔·布朗(Bill Brown)的“物论”(Thing Theory)[5]则指出，当物体脱离惯常的功能性使用时，其作为独立存在的“事物性”(Thingness)便得以凸显，揭示出物质超越人类意图的本体论维度。卡伦·巴拉德(Karen Barad)的“物质-意义纠缠”理论[6]更进一步强调物质性与符号意义通过“生成性互动”相互作用、共同构成现实。这些理论洞见为本文分析《等待戈多》中的道具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

基于新物质主义视角重新审视《等待戈多》，剧中那些看似寻常的道具——反复折磨弗拉季米尔的

靴子、标识身份又不断被交换的帽子、从枯萎到萌发新叶的树和最终未能实现自身功能的绳子便超越了单纯的舞台装饰或象征符号功能。本文旨在通过分析这些关键道具的能动性及其在共同建构戏剧核心主题与人物存在状态中的作用，进而揭示物质性在荒诞派戏剧独特美学与哲学表达中的重要力量。

2. 靴子：存在困境的物质载体

新物质主义挑战了物质被动性的传统观念，物质不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进行时态的动词，物是“生生不息的过程”[7]。人与物的边界与属性恰恰是在彼此纠缠的实践中被共同生成的，不存在先于关系的独立项。在新物质主义视域下，靴子不是等待被解读的符号，而是一个以硬度、窄度、磨损等直接介入身体的动作性物件。它们不仅是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身体的物理延伸，更成为其荒诞命运的具象艺术符号[8]。靴子持续的破损、修复与反复使用，生动地外化了人物在困境中的挣扎无力，佛拉基米尔在剧中说“这靴子穿着真难受。不过，也只能将就着穿了”([9], p. 34)。这并非仅仅在陈述某种抽象处境，而是在陈述一种无法忽略的触觉侵扰：皮革的僵硬迫使步态变形，狭小的靴子让每一步都成为对忍耐力的测试，而旧损处裂开的边缘又在行走中不断刮擦皮肤，每一次与靴子的接触都在打断或重塑他们的身体时间。他虽然不满这双靴子，却只能妥协并继续穿戴，这体现了他对荒诞世界的妥协。在此情况下，靴子的存在意义早已超越基本功能，变成了人物荒诞命运与无尽等待的核心象征。

剧中人物困顿不安的生活状态，直接映射于靴子的状态。弗拉季米尔曾多次说道：“这双靴子简直是要命”([9], p. 19)。在这里强调的是靴子实际施加于身体的连续作用：时间不再以钟表度量，而以摩擦的累积、皮革的进一步硬化、修补处的再次开裂来呈现。每一次费力地脱下靴子，都是一次对当下身体的重新确认；每一次勉强穿入，都是一次对行动可能性的重新限制。这表明了靴子不仅仅是物质工具，还成为了角色生存困境的物质化象征，他们不满现状却因为生活的贫困潦倒而无可奈何。每一次费力地穿脱、清洁和修补，都不再仅仅是生活必需，而成为时间流逝的具象化仪式，他们是在借靴子来消磨自己的时间。在此意义上，靴子挣脱了纯粹工具“物”的束缚，成为一种顽固的物质性在场，成为人物与世界紧张关系的缩影。

靴子的象征意义同样深植于其物质性之中。作为基础生存工具，其破旧不堪，是人物贫困、流浪与孤独生存状态的凝聚性标志，深刻标识着其边缘化的身份与社会地位。新物质主义关注物品的历史性与层次性，靴子的磨损与反复使用，正是角色内心冲突及对生存意义不断叩问的物质痕迹。在这个荒诞世界里，靴子的破败象征着对未来的绝望；而每一次修补与勉强再利用，则成为人物对残酷存在进行妥协与适应的无奈证明。

靴子的能动性更直接体现在其与人物持续的、充满张力的互动中。它绝非被动服从的道具，其物理状态不断干预并塑造着角色的行动与决策。每一次因靴子引发的不适、争执或修补行为，都迫使人物的暂停、自省，重新面对无望的现实与未来。爱斯特拉冈多次对弗拉季米尔诉说，“你应该一直检查自己靴子的状态，并且必须修理它们”([9], p. 45)。靴子仿佛获得了某种支配力，控制着人物的节奏与注意力：越旧的靴子越不贴合，越磨损的鞋底越打滑，从而迫使人物的不断调整自己的行走策略和站立姿态。其无法摆脱的磨损，成为人物无力对抗命运的象征，直观地提醒观众：即便是最卑微的物质，也能深刻介入并影响人类的生存体验与思想轨迹。

在新物质主义框架下，《等待戈多》中的靴子超越了其作为物品的实用功能，成为一种具有能动性的物质存在。它以自身的物质硬度，持续塑造人物的动作、情绪和生存的质感。它不仅是生存必需品和剧本结构要素，更作为“事物”，深刻构成了剧中时间流逝感与荒诞命运的核心象征。通过靴子这一物品，贝克特将人类在无尽等待中的无奈、妥协与反思具象化，使之成为荒诞世界中生存困境的强力见证。在这个循环无解的世界里，靴子变成了沉默地等待伴侣。

3. 帽子：物质实践中的身份协商与微观互动

在《等待戈多》中，帽子作为一个反复出现的物质道具，并不只是日常生活中的简单配件，而是在人物的反复接触、佩戴、交换与调整中，持续参与情节推进并生成意义。它的存在不仅连接着角色的身体状态，也参与构成了他们对自我、他者与处境的感知。贝克特通过这一道具，将一种看似微不足道的物件置于舞台中心，使其在重复性的动作中呈现出独特的物质活力。帽子不只是被使用的对象，也在场景中以其形态、重量、磨损和移动方式影响着人物的行为节奏与互动方式，从而显示出新物质主义所强调的“物”的能动性。

在戏剧中，帽子的反复出现首先构成了一种身份协商的物质媒介。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并不是通过语言直接确认自我，而是借助与帽子相关的动作来试探自身位置。这些动作虽然简单，却不断打断人物之间的静止状态，使他们在无序、停滞的环境中短暂建立起某种秩序感。比如弗拉季米尔反复摆弄帽子，并说“这顶帽子对我来说太大了” ([9], p. 37)。这一细节不仅呈现出他与物件之间的不协调，也揭示了身体与物质之间并非稳定对应，而是在具体情境中不断调整与磨合。帽子在这里不再只是外在装饰，而是进入人物感知与动作组织的过程之中，成为他们理解自身状态的一种途径。这里反复调整帽子的动作，体现了他对物质本身的应对，更深刻地表现了他试图通过帽子这一物质符号找回对自身的认知。

帽子的交换情节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物质实践的意义。弗拉季米尔与爱斯特拉冈通过互换帽子、试戴帽子，制造出一种短暂的角色错位和关系重组。爱斯特拉冈递出帽子，并说“给你，你可以戴上它。你可以尝试成为我。” ([9], p. 41)这一动作并不意味着真正的身份转换，而更像是一种借助物件进行的临时性模拟。帽子在此充当了一种关系生成的媒介，使两人的互动从单纯的言语往来转向身体层面的接触与调换。它所带来的不是稳定的认同，而是不断变化的、片段化的自我感受。帽子的作用正体现为：它通过被佩戴、被传递、被误置，持续参与人物关系的形成，并使戏剧中的停滞状态以具体的物质方式显现出来。

从新物质主义的角度看，帽子的反复操作还构成了一种时间经验的呈现方式。与线性推进的叙事不同，帽子在剧中的多次出现往往伴随着重复、停顿和回返，使时间呈现出循环而非进展的特征。弗拉季米尔再次调整帽子时说：“我的帽子出了点问题” ([9], p. 38)。这一微小动作并不推动情节向前，却让停滞的时间被感知为一种可触的现实。帽子因此成为戏剧时间的一个节奏装置：它通过反复出现，把人物困于一种不断重复却无法完成的动作链条中。物件的持续介入，使这种迟缓、悬置和未完成感变得更加具体。同时，帽子也在细微层面上影响着人物的身体反应和情绪波动。它的滑落、脱戴、错位和更换，都会引发角色短暂的情绪变化，显示出物件并非完全服从于人的意图，而是以自身的形态和状态参与情境组织。例如，剧中“[帽子掉落]哦，我的帽子！[他捡起来]，这是我最后一次戴它了” ([9], p. 52)。这一时刻不仅表现出人物对物件的依赖，也说明物件的变化能够直接介入人的感受与行动。帽子在这里不只是被动承载意义的道具，而是以其具体存在影响了舞台上的互动过程。

因此，在《等待戈多》的荒诞舞台上，帽子并非单纯的装饰性物件，而是一个不断参与、持续作用的物质存在，构成了人物之间微观互动的关键节点，也使身份感、身体感与时间感在物质层面上被不断重新组织。帽子的意义不在于指向某种单一解释，而在于它如何以自身的存在方式，参与生成戏剧中的停滞、重复与不确定。

4. 树与绳子：希望与死亡的悬置状态

在《等待戈多》令人窒息的等待图景中，枯树与绳子的并置并非偶然。它们超越了背景道具的功能，在新物质主义视角下，成为一对充满张力的“活力之物”。它们体现了物质形态的演变与功能的悬置：

树提供的是支撑，其枝干的可负重性使“悬挂”这一动作获得物理可能；绳子提供的是张力，其纤维的韧性与可缠绕性使“结束”成为一种可操作却始终未完成的物质行为，两者共同上演了一出瓦解线性时间与终极救赎形而上学幻想的深刻戏剧。树，作为剧中几乎唯一的自然元素，一夜间长出了绿叶，这种违反自然规律的现象出现在《等待戈多》中[10]。而绳子，其预设的上吊功能直指死亡，却因最终未被使用而成为一种悬置的威胁和永恒的束缚。它们的共存与互动，将无经验的时间和虚无结合在一起，共同生成了贝克特笔下那个既无真正希望，亦无彻底解脱的荒诞世界。

剧中那棵孤立的枯树，其首要意义在于其物质状态的欺骗性演变。这棵枯树并非被动地反映季节或环境的变化，其状态本身就是一种主动的、充满歧义的言说，具有强烈的非线性和虚构特征。它的枯萎是荒凉世界与生命凋敝的直接呈现，是时间流逝却无意义的物质证据。而第二幕中那微弱的，甚至可能被人物误读或夸大的新叶萌发([9], p. 43)，并非自然界生机的胜利，而更像是荒诞的世界对主人公开出的一个残酷玩笑，一个引诱他们继续无望等待的欺骗性信号。叶子是否真实存在、是否被误读，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这一物质变化直接介入了人物的感知与讨论。树的形态不再是静态背景，而成为一个持续引发疑问并牵引对话方向的行动者，人物围绕它争论季节、变化、戈多是否将至，这些争论不是对“希望”的哲学思辨，而是对眼前物质事实的不停回应。它用可观察的形态差异，不断重塑人物的注意力分配和话语节奏。

与树潜在的生机相对，绳子以截然不同的物质逻辑运作。它的纤维不是用来象征死亡，而是赋予“死亡”以具体的可操作性。通过长度、强度、打结方式等这些物理参数使死亡从抽象概念转化为一种技术上可行的动作。然而，新物质主义关注物质在实践中展现的“事物性”。在《等待戈多》中，绳子的核心戏剧性恰恰在于其功能的永恒悬置。它被携带、被讨论、被设想用途，尤其是爱斯特拉冈多次提议上吊，却从未真正实现其杀戮或解脱的目的([9], p. 52)。这种持续的未完成状态，使绳子彻底脱离了纯粹工具物的范畴，化作一个关于死亡可能性的、挥之不去的物质性在场。它既作为解脱的承诺充满诱惑，又作为终结的象征令人恐惧，成为一种独立的存在。绳子不再仅仅是绳索，而是悬置的死亡本身，是永恒的威胁与未实现的承诺的纠缠体。它施加于人物的，是心理与存在层面的枷锁，是恐惧与渴望交织而成的死亡困境。在这种物质性的压迫下，人物被生成成为一种悲惨的存在：既因无尽的等待与荒诞而无法真正生活，又因懦弱、犹豫或对戈多可能到来的期盼而无法彻底死亡。

树与绳子的力量，不仅在于各自的象征，更在于它们并置与互动所构成的巴拉德式纠缠。它们是舞台上希望与死亡最直接的物质性展演，二者缺一不可地定义了人物存在的极端境遇。枯树或带叶的树提供了上吊的支点，绳子则提供了实施的手段，两者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却从未被启用的自杀装置。这一装置的物质性存在，本身就是对救赎(无论是来自戈多还是死亡)可能性的持续质询与无情嘲弄。每当人物将目光投向树木、讨论枝叶，或是摆弄绳索、谈论上吊时，他们都在重新确认这对物质符号所代表的希望与死亡的悖论。二者的物质纠缠，正是线性时间与终极意义双重瓦解在舞台上的具象化呈现。

树与绳子的能动性最终表现为对人物动作节奏和认知路径的持续塑造。树的长叶引发关于时间与变化的讨论，绳子的闲置引发关于勇气与解脱的争辩，这些对话不是人物自由生成的，而是物质在场引发的必答问题。人物的每一次犹豫、每一次转移话题、每一次重新拾起绳子又放下，都是对树与绳子物质属性的响应。树与绳子共同构成的临界场域，并不“象征”荒诞，而是以物质的方式操作荒诞：它们将生与死转化为可触摸的支撑与张力，将等待转化为持续的物质纠缠，使终结成为一种始终可能却永不实现的状态，从而让荒诞不再是言说的主题，而是被舞台上具体物质关系所执行的结构。

5. 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等待戈多》中关键道具靴子、帽子、枯树与绳子的新物质主义解读，本文揭示了

物质性在贝克特荒诞世界构建中的核心力量。这些看似寻常的物品，远非舞台上的被动装饰或单纯象征符号，而是被赋予了深刻活力与能动性的行动者，它们主动介入、深刻塑造并最终共同生成了人物的存在境遇与戏剧的核心荒诞现实。

新物质主义的视角为我们理解《等待戈多》乃至荒诞派戏剧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洞见。它迫使我们重新审视舞台上那些“无用之物”的本体论地位：它们并非人类意图的被动承载者，而是充满活力的共同行动者，其物质形态、变化轨迹与互动关系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基础性的戏剧语言和哲学表达。贝克特正是通过这些沉默却强大的物质道具，将人类存在的困境、身份的迷失、希望的虚妄以及意义的消解具象化为舞台上触手可及、无法回避的物质现实。在这个意义上，《等待戈多》不仅是一部关于等待的剧作，更是一部由物质性本身书写的、关于存在之荒诞本质的深刻哲学宣言。

参考文献

- [1] 李伦. 在无望中坚守希望——解读贝克特的《等待戈多》[J]. 戏剧文学, 2009(9): 41-43.
- [2] Hutchings, W. (2005) Samuel Beckett's *Waiting for Godot*: A Reference Guide. Praeger Publishers. <https://doi.org/10.5040/9798216010760>
- [3] Coole, D. and Frost, S. (2010) Introducing the New Materialisms. In: Bennett, J., Cheah, P., Orlie, M.A. and Grosz, E., Eds., *New Materialisms: Ontology, Agency, and Politics*, Duke University Press, 1-43. <https://doi.org/10.1215/9780822392996-001>
- [4] Bennett, J., Cheah, P., Orlie, M.A. and Grosz, E. (2010) *New Materialisms: Ontology, Agency, and Politics*. Duk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515/9780822392996>
- [5] Brown, B. (2004) Thing Theory. *Critical Inquiry*, **28**, 1-22.
- [6] Kleinman, A. and Barad, K. (2012) Intra-Actions. *Mousse Magazine*, **34**, 76-81.
- [7] 韩启群. 新物质主义[J]. 外国文学, 2023(1): 111-124.
- [8] 胡兆玮, 靳瑞芳. 人类荒诞存在的文学阐释——《等待戈多》的主题解读[J]. 戏剧文学, 2016(12): 89-92.
- [9] Beckett, S. (2006) *Waiting for Godot* (Tyndall, B.M.W., Trans.). Grove Press.
- [10] 于雪彤. 贝克特《等待戈多》荒诞派戏剧语言的艺术特色[J]. 中国戏剧, 2019(8): 75-76.